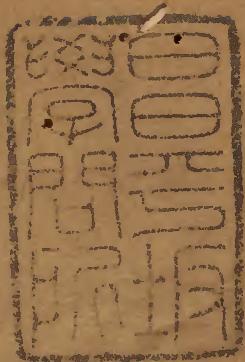


愛日精廬藏書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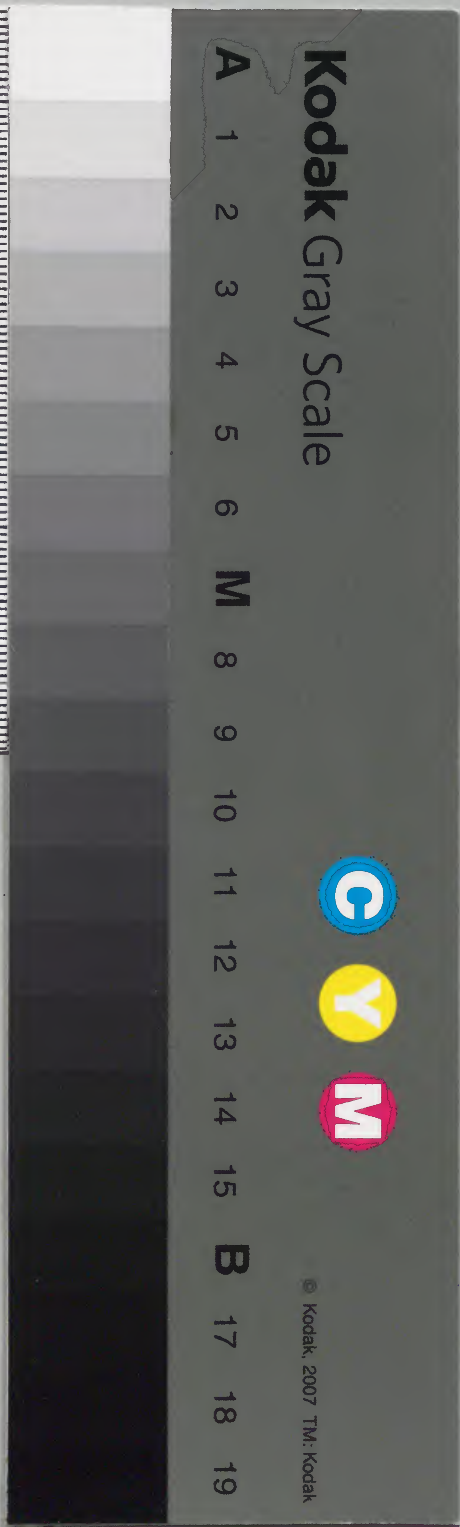
三十三



漢	書	門	類
九	三	七	一
二	七	四	一
冊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類	號
九	三	七	一
二	七	四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71
冊數	24(18)
函號	297 90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三

集部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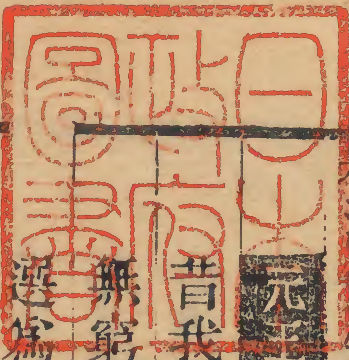
別集類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 舊抄本

元正撰

昔我世祖皇帝肇登大寶思惟祖宗鴻業昭載信史傳播
無窮於是招延碩儒建立史館時秋澗王公年方而立首
選為修撰公資魁碩宏雅抱負甚偉挺然有憫濟之志而

以斯文為己任蒐奇抉勝旁鶩遐騁一歸于義理之正治
世之音笙鏞奏而工歌諧也其後薦厯顯要建言折務切
中時宜薦紳之士舉皆歸美逮自外臺徵長翰林器益闕
守益篤辭理愈精熟雄文大冊光賁館閣學者翕然師尊



之公之年已邁而神觀不衰猶日作文書字不少倦朝廷
優禮恩數有隆公則引年請老趨歸鄉閭嗚呼如公之材
望具孚進退有裕者其可得而多見邪公旣捐館其子太
常司直公孺彙集遺文餘百卷請予置言其端予從公游
久知公爲深夫文爲用於世宏矣哉我聖元崇稽古之義
致敘儒教自文康王公綰持文衡肇修史事敬齋鹿菴諸
公次之而公首膺選擢復繼其後洎諸同輩翼其有華史
牘旣修典策益明至元大德間辭令彬彬郁乎仁政之所
施何其盛也若公之自著述不泛不雜有補世教其用意
之遠立言之妙自成一家可儷于前修可則于後世有子
克紹先志集而成之則公之文爲不朽而公志之未究者
亦因文以傳矣惟具眼者以予言爲不妄至大己酉春二

月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構謹序
士熙童卯時侍先魯國文肅公獲拜先正文定公履綦
逮延祐己未與公之孫苛同在臺察又聯事六曹出公之
大全集見示曰茲御史請于朝命江浙省刻梓以行矣旣
觀先正之制作而我先公之序在焉謹書而歸之延祐七
年百拜謹識

世祖皇帝聖文神武 功奮發天威統一海內驅
塞馬百萬南牧江滸外徵貅虎之臣馳騫邊陲內則招徠
文學之士興起制度典章文物一朝大備與三代兩漢同
風文定公於是時獨以文詞稱雄或以制詔播告四方訓
迪臣下多出公手辭氣忠厚開張絃大蔚然甚盛蓋所謂
興王之言自有體也延祐庚申八月太守伯常王侯以公

大全文集俾本學鉸梓時衆以禾庠廩粟有限議欲均派諸學王侯謂應龍曰刊印文集出於上命學校當委曲之以副朝廷崇尚文雅嘉惠後學之意雖重費庸何傷屬應龍計料分類篇目爲一百卷命儒生繕寫刊刻工未及竟而王侯遷廣東廉使已行凜乎其不可留辛酉九月本道分司盧簽憲到路適會公之長孫赴福建簽事道由嘉禾議論翁合遂委本路治中壽之高侯專一提調高侯舊參省幕聲譽素著視刊匠不滿十人慮以遷延歲月爲病洊申省府取發工匠鄰郡不旋踵而至者二拾餘人併工相而成之繇是賴以完備役繁費殷良不易也倘非高侯主維於上諸君協贊於下烏能績而成耶應龍備員禾教獲聆王侯公之才名深用起敬今幸獲覩公之全

書又獲拜公之次子同知公之長孫簽事皆英傑也昔吳季札嘗有衛多君子之言信不誣矣時至治壬戌春孟嘉禾郡文學掾晚學羅應龍謹書集後

右計其工役始于至治辛酉三月畢于至治壬戌正月

揮子名跋殘缺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呈切見故翰林學士秋澗王文定公文才博雅識見老成迺中州之名士也頃在翰林暨居臺察觀其因事匡時立言傳世未嘗不以致君澤民爲心端本澄源是務進呈承華事畧蒙裕宗皇帝嘉納俾諸皇孫傳觀宏益良多近日又蒙聖上特命張司農等再行繪寫以賜東宮若非深有可取豈能如是哉卽係兩朝御覽珍重文集有元貞守成事鑑中堂

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其餘雜著光明正大雅健雄
深皆出於仁義道德之奧裨益政務有關風教足爲一代
之偉觀故追贈制詞有云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
成迹豈徒黼黻之才惟先朝著蔡之是稽絜後生斗山之
所仰其子太常禮儀院司直公孺編類成書計一百卷字
幾百萬家貧不能播刊無以副中外願見之心翰林國史
院已嘗爲言未蒙定奪若依祕書少監楊桓六書統郝奉
使文集例具呈都省移咨江浙或二西行省於學田子粒
錢內刊行昭布諸路學校以示後進非唯儒風有所激勵
實彰聖朝崇儒之盛事也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照
到郝文忠公例著述陵川文集十八冊三國志三十冊已
經具呈都省於江南行省所轄儒學錢糧多處就便刊行

去訖本部議得翰林學士王秋澗文集合准監察御史所
言比依郝文忠公例移咨江浙行省有儒學錢糧內就便
刊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照得郝文忠公文集已咨江西
行省委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褱完備咨來去
訖今據見呈今將秋澗王文定公文集隨此發去都省合
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江浙行中書省

先考文定公人品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於製作下
筆便欲追配古人騰芳百代務去陳言辭必已出以自得
有用爲主精粹醇正非他人所可擬自其弱冠已嘗請教
於紫陽遺山鹿菴神川諸名公愛其不凡提誨指授所得
爲多及壯周旋於徒單侍講曹南湖高吏部郝陵川王西

溪胡紫山之問天資既異師問講習者又至繼之以勤苦
不輟致博學能文之譽聞於遠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
林遇事論列隨時記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
設然素抱經綸心存致澤桑榆景迫有志未遂一留意於
文字間義理辭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傳名家推
尊之既捐館公孺編類遺藁爲一百卷字幾百萬咸謂學
有餘而不盡其用者則其言必大傳於後奈家貧無力不
能刊播言之盡傷若熒熒在疚恐一旦溘先朝露目爲不
暝矣延祐己未歲冬季孫苛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家取
其遺文云朝廷公議先祖資善府君平生著述光明正大
關係政教嘗蒙乙覽致有宏益當移江浙行省給公帑刊
行以副中外願見之心公孺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

爲唐大儒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三百年
之久賴柳如京之賢方刻版本流傳於世先君去世今纔
十五寒暑特蒙朝廷表揚如是實爲希闊之遇予以見聖
朝崇儒右文之美光賁千古矣延祐七年庚申正月載生
明男王公孺百拜敘書于后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衛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游遺山鹿
菴紫陽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深造閩域語性理則
以周邵程朱爲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爲法才思泉湧
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韶鳴鳳躍千變萬狀可駭可愕
文中巨擘也學古入官敷歷清要內而金馬玉堂外而牙
冠繡斧所至有令譽雖公務填咽手不釋卷耽書嗜古天
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紹卿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爲百

卷題曰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度藏家塾以貽後人繼而有聞于朝者取而寘之黃閣未幾咨發江浙行省議浸諸梓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庚申冬檄送本路俾會學廩之贏以給其用命出省府奉行惟謹矧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猶父行承乏嘉禾幸獲觀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耶迺命郡博羅君應龍任其責學錄余元第專董其事仍委蘭溪州判唐泳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爲繕寫以授刊者工役甫見次第余適叨廣東憲節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以畀禾學刻之卷末云昔至治改元重光作噩歲清和月古衛王秉彝謹序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洪武刊本

元程鉅夫撰奉直大夫祕書監著作郎男大本輯錄翰林

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門生揭傒斯校正 前有元史本傳附錄一卷年譜一卷闕卷五至卷七三卷抄補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宏毅任重之士應時而出以綱維正論扶植善類爲己事由是人才以多國是以定而治具張矣我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于時大司徒程文憲公初至京師以重臣薦召見便殿敷對稱旨上給筆札使之條陳公一揮數千言言皆切當上大悅卽擢寘詞垣尋俾以風紀之任公感知遇知無不言排擊大姦靡悼後患立朝三十餘年立冑監教條徵南中遺逸頒貢舉程式凡國家斯文之事悉自公倡議焉非宏毅任重之士豈能及於是哉公之爲文以氣爲主至於代播告之言偉然國初氣象見於

辭令之間故讀公之文者可以知公之事業也夫氣寓於無形其有迹可見政事文章二者而已其間涵蓄之深培養之厚以之爲政而剛明以之爲文而渾灑惟程公有焉公之子著作郎大本編輯公文將畢而卒孫少府世京繼迺父之志始克成之屬予爲敘余誦公之文知公之行有過人而不可及者誠非腐儒俗士之所能也爲卷四十五起制誥詔諭冊文終詩樂府云至正丙戌夏四月下澣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後學廬陵歐陽元序

聲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原其理則與氣合道與時合要與歸則亦泯然而無間三代而上醇乎醇者也漢猶近古其文則雄偉渾厚由其氣質未漓故其發爲聲音者似之魏晉以降剝剖分裂作者靡乎不醇豈風氣乖而習弗善與至唐韓柳氏出起弊扶弱剗垢易新遂爲後世作者之宗匠宋盛於前而靡於後金則無以議爲也我國家以泰初混龐之氣開闢宇宙世祖皇帝合南北爲一家于斯之時人物之生辟猶春陽始達生意奮發甲者畢折勾者畢出挺英揚蕤駢榮競秀條達暢茂滋息雨露而收其實者也公生於宋淳祐己酉當我憲宗嗣服前之二歲至至元丙子江南始平遂以侍子入見尋命入翰林年方壯也自始識學至於有立其所以儲精畜思藏器待時鬱而未施者固天所以遺聖明之世膺作興之運以恢宏大業黼黻太平者也公之文悉本於仁義輔之以六經陳之爲軌範措之爲事業滔滔汨汨如有源之水流而不窮曲折變

化合自然之度愈出愈偉誠可謂一代之作者矣初世皇
之在潛邸也已喜儒士凡天下之鴻才碩德靡不延訪招
致左右爰暨卽位乃考文章明制度興禮制樂爲天下法
一時名士彙征並進文采炳蔚度越前代如王文康公鶚
王文忠公磐李文正公冶太常徐公世隆內翰徒單公履
之儔多前金遺逸皆爲我用惟公南來際遇隆渥逮事四
朝四十餘年雖出入顯要而居侍從之列者有半仕履之
久一人而已故其謨謀獻納輸忠盡職一寓之文古所謂
立德立言而不朽者公其有焉今其存者內外制詞及諸
雜文若干篇詩若干首樂府若干首總四十五卷仲子大
本之所錄也烏乎盛哉公諱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御名
以字行雪樓其號云至正十有四年歲在甲午四月生明

前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論
德端本堂事後學李好文謹序

嗚呼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人力所得而私之故其存
於天地間歷千萬世而不泯者殆必有神物以呵護之而
能然也觀夫六籍之書嘗遭秦火而藏於孔壁者傳以迄
今詎偶然乎洪武辛未秋盱江程潛致其仲兄淳之言來
南豐邑庠告從吉曰先曾祖文憲公有文集四十五卷實
先大父秘書公之所編輯而揭文安公之所校正者先君
子集賢公嘗請教授許先生叔異繕寫以藏至正甲申持
入燕京承旨歐陽文公平章論德李公咸爲之序戊戌冬
復囊以浮海至閩暇日與文安公子僉憲公法重定爲三
十卷癸卯歲刻於建陽市僅成前十卷值戊申革命劉氏

之肆兵燹失焉幸已印行其後廿卷未刻庚戌秋先君子
攜以歸吁江未暇再刻也世運隆平捐貲遣人詣書市托
朱自達氏刊爲全集列肆以傳冀其永久惟是集也非先
君子往返南北攜以自隨若上藏於家壬辰變故靡常湮
淪久矣茲以繡梓將完愿子叙其後嗟夫道之低昂文之
顯晦信有其時若文憲公之德澤宜其流於無窮今其遺
文屢厄而獲全子孫終刻以傳世則與孔壁藏書而卒暴
白者豈相遠哉所謂神物呵護之者不其信歟則夫文憲
公垂名宇宙歷千萬世而不泯者又可徵矣予以丁亥歲
入燕識集賢公於安貞賜第繼交公長子源聯領秋闈流
寓薦書上春官俱不偶浮沉南北今四十餘年復與潛會
於南豐獲覩文憲公之全集何其幸耶凡程氏之繼志述

事朱氏能成人之美俱可書也故不讓而記其實於卷末
至於文憲公之出處事業功德文章則有元史本傳及諸
鉅公序述碑贊不敢復贅是歲日南至前貢士宜陽彭從
吉拜書

文章之盛與世運相關立德立言之士秉心中正涵融乎
混元之氣出逢其時吐詞發義非有蹈襲自然成一代之
言矣有元楚國程文憲公當至元之間特起東南作爲文
章脫略宋季靡陋之弊振起乎作者之風其始也大廷召
見答問稱旨卽解武職轉任館閣一時被遇之隆蓋異數
也公之文雄渾雅則叙事詳密鋪張正大議論恢宏昭晰
如青天白日雍容如和風慶雲故其掄揚至治黼黻皇猷
天下之士翕然歸之思有以企及於其後焉制詔見代言

之懿國史備述作之工公卿大夫碑版題品得一言者如
獲拱璧然求其敷布運用一皆發乎積中之蘊有仁義道
德以爲之本故也在朝幾四十年入居翰林集賢商議中
書出司風紀因侍從以獻替議立胄監條約定設科舉程
制陳利病論權姦行部四方則肅厲方岳薦拔遺逸灼灼
乎忠誠之心文章政事相爲表裏又可見矣公之早歲受
學於族祖徽菴先生與吳文正公爲同業徽菴得石洞之
傳以上探考亭濂洛之緒公之學有淵源德廣氣充宜其
一出而與興運相符也嗟夫公一言而當世信重之必也
流傳於後世矣今其全集行於世者揭文安公之所校正
起制誥止樂府凡三十卷公之曾孫潛重刻梓成清朝適
徵其集欲備乙覽亦旣送官矣潛復屬釗序之斯文也不
待傳而無不傳之于永久因其文而知其學襲其德美論
其世其豈小補也乎公之行事載諸信史備於碑贊世稱
雪樓先生云洪武二十有九年龍集丙子春三月甲子前
貢士後學江陵熊釗謹序

右文集三十卷謄寫始於至正癸卯之春書市余通父筆
也前十卷刻而復燬後二十卷寫而未刻洪武辛未春以
印本寫本併刻於朱氏之肆甲戌冬郡邑奉禮部陶字二
百二十九號勘合坐取是集以補書府之闕籍越明年春
梓成遂備楮先印送官於是贖行四方始終相其事者嘉
禾唐彥清也曾孫潛請於邑庠訓導李叔鈞吳嗣宗與同
志之士校讎畢遂記其後云洪武二十八年上巳日謹識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舊抄本

元袁稱撰

後附諡議

王璣撰

墓誌銘

蘇天爵撰

王肄跋

永樂丙申

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

舊抄本

元周權撰

風雅頌不作詩之變屢矣大抵與世相為低昂其變易推也近世為詩者言愈工而味愈薄聲愈號而調愈下日煨月煉曾不若昔時閭巷刺草之言世德之衰一至於此哉我國家以淳龐雅大之風丕變海內為治日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姦士生斯時無事乎文章而其言自美況以文章而歌詠雍熙之和者乎此山周先生自括蒼來京師訪予靈椿寓舍與語竟日知能為詩因索其所作觀之何其言之藹如也夫志得意滿者其辭騷以淫窮

而無所寓者其辭鬱以憤高蹈而長往者其辭放以傲先生懷材抱藝蚤有意於用世既而托跡邱園不見徵用且老矣今考其詩簡澹和平無鬱憤放傲之色非有德者能如是乎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先生可謂有溫柔敦厚之德矣予官橋門七年凡四方文字當程校者莫不與寓目焉嘗疑山林間必猶有可觀者未之見也此詩蓋山林之魁壘而予所未見者乎故閱之不能去手因為選其最佳者得若干首題為此山先生集云登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書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傳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矣歟建安黃初之作

婉而平巽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于唐以文爲詩韓吏部始然而春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卽詩也取乎平近者爲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闡幽揭明智析於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作詩者咸宗之括蒼周君衡之磊落湖海士也束書來京師以是編見贅意度簡遠議論宏深法蘇黃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歷覽名勝長歌壯吟亦皆寫其平生胸中之耿鬱至於詞筆尤爲雅健讀之疊疊忘味誠有起予者乃知山川英秀之氣何地無奇才感歎之餘因書此以贅其卷首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楠書

括蒼周君此山初以四明袁文靖公薦選預館職君雅志冲抱垂成而歸乃得肆力於詞章所爲樂府歌行大篇小章古律近製衆體畢具徃徃多可頌之句頃國子生葉敬常攜其編詣予評之予愛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因謂敬常曰周君其溫然有德之士乎他日君乘小車來過予體充而氣龐神腴而言揚此其蓄於內者厚發於外者闕若符契或曰能詩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能詩君於周君何以因言而知人若著蔡耶予曰不然古之人聞樂以知政詩與樂同出一初皆感於性情而動於聲音者也因詩以知人蓋文士之通技也抑子不獨因是以知周君之平生且有以觀世尙矣宋金之季詩人高者不必論其衆人之作宋之習近翫蕭

金之習尚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靡而不爲矣世道之日趨於盛矣乎雖然昔者子貢問子石何不學詩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哉子貢曰捐吾詩學子詩矣若周君則有是三者而從事於詩者也其孰能過之因志予之說於是元統二年八月初吉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廬陵歐陽元序

僕旣序復見詩集留莆田陳君處陳爲之精選又倍神采焉僕因致點校之助於其間云歐陽元識

此山詩不但簡澹和平而語多奇雋予爲校選故能深知之也比翰林袁學士以其才堪充館職力薦諸朝吾恐此山不能遂肥遯之樂也旅又書

括蒼周此山詩若干首故翰林學士侍讀袁公伯長謂其意度簡遠議論雄深今翰林直學士歐陽君原功則謂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浙江提舉陳君衆仲又謂其簡淡和平語多奇雋三君子之言皆信於世則君之詩信可以傳矣予友翰林修撰宋顯夫裒集中統至元以來之詩特選其精者手自繕寫已踰數千篇而猶採摭未已期他日鋟梓以傳予欲求此山此集示之而衆仲之官餘杭攜其詩稿與俱往周君亦將歸括蒼矣則顯夫之所集者猶有滄海遺珠之一恨也周君其肯錄以寄予乎翰林侍制中順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謝端跋

余近從國子先生陳君衆仲讀所作周君衡之詩集序恨

未見其詩與其人後月餘衡之并攜故袁文靖公伯長今
歐陽翰林原功所爲序見予樂道里且以詩見貽適余在
公未還及讀三家所爲序及其詩益恨不及見其集與其
人然以三家所稱雖不及見而其人之賢其集之可傳可
見矣夫詩道之在天下其正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
其變如風雲雷電龍騰虎躑豈難知哉在盡其常通其變
而已惜不得與衡之共論之元統二年九月二十日揭傒
斯書

自予去班行退栖田里清事廢而鄙吝生固已久矣過姚
江葉君敬常留止官署見周君衡之古近體詩一大編案
間因取日讀盡卷喜其體裁深妥音節清邁亟問而得其
人閱其序篇猶故友袁文靖公居京師所作也當文靖在

兩院時予亦竊紆朝跡不知予何以不得遂識衡之而與
之極論詩道哉衡之諸詩中朝顯人題品具在奚俟余言
獨惜婺括壤地相連馬牛之風可及有士如衡之而予不
獲與之周旋上下以自附於韓孟龍雲之未予滋愧焉因
識之卷末寓神交之意至元五年冬十有二月五日東陽
柳貫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 抄本

小劉 門人蕭洵德瑜校正番易費震振遠編次

廬陵文章詩書之鄒魯也斷自歐陽公而下春容大雅鳴
琚佩玉者有之刻削峭厲鬼眼頰耳者有之琳琅炳煥磊
珂竒傑或同時競秀或殊世儷美在有元國初時猶聞有
相頡頏以甲乙數者近至四五十年之間則唯申齋劉先

生昂然獨步一時無所與讓當時在朝諸老如草廬吳公相知最先且厚虞揭諸老亦相與推敬恨不及相挽入直館閣四方羸糧執贄而來請者足相躡於庭由是而先生之文日益富矣先生學問根據切實故其文思深遠閱涉積久故其文氣老成好持論論古今事變人品高下確然不可易故其文辭簡而盡約而明峻潔修整而和易暢達決不冝廁一冗語贅一冗字以自同衆人與人文至有一言而足以得其終身者此先生之文之大畧也先生之文多至千餘篇遭世亂蕩失過半其門人蕭洵德瑜日夜捃摭編校將以刻諸梓而無其材於是吉水郡侯番禺費君振遠慨然領之期以梓成當寘諸郡庠使四方之聞者見者知廬陵文章一代之統系在此而德瑜復來請予文爲

序且謂予嘗侍教於先生先生極知愛予宜不可辭因念予之生也後數十年又遠隔江湖數百里不及見廬陵先輩諸老而猶以得見先生爲幸先生每見予輒舉老杜好心事真顏色之句爲予誦之予亦每念念不忘今也何幸復見先生文章之有傳哉先生與客坐談笑又常好舉先輩諸老言論行事及其肖貌舉止一一可敬可慕故予私竊自幸以爲予雖不見廬陵先輩諸老見先生如見諸老焉後之來者雖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文章如見之諸老焉德瑜之請不可辭費侯之美意不可泯故爲述之亦因以寄予懷云雲陽李祁序

蕭洵跋曰先生之文深於道而高古要妙自歐陽子以來遂得其宗當時先後詞林諸老皆爲之推讓若臨川吳文

正公嘗三薦於廟朝卒終老下寮無代言一日之責或者
爲可恨先生嘗謂東坡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語極痛快蓋
文章果足以傳世行後不患世無知者此先生之志也洵
昔嘗受教門下蹉跎暮色甚矣無能爲先生之役矣因與
一二同志於喪亂後得遺藁什一荷州之賢侯費君振遠
梓成而列於學官庶幾以俟後之來者四方君子苟有先
生之文未載茲集尙希惠寄以備一家之言斯文幸甚

貢支靖公雲林詩集六卷

明宏治刊本

元貢本撰

後附行狀

李黼撰

神道碑銘

馬祖常撰

陳瞻序

洪熙元年

范吉刊板序

宏治庚戌

憲節堂惟實集八卷附錄二卷

舊抄本

元鷲溪劉鶚楚竒先生著男遂尊賢述尊武輯

有客携廬陵劉鶚詩一表來予觀之五言七言古體五言
七言近體五言七言絕句凡六體無一體不中詩人法度
無一字不合詩家聲響夫人之才各有所長學詩者各有
所從入唐宋以來詩人求其六體俱有者亦希如之何不
爲之嘉歎觀詩竟觀諸人序引而又知鶚之早慧年二十
已能詩北走燕趙南走湖湘等處廣覽山川風俗以恢廓
其心胸耳目志氣卓犖不羣詩之不凡也宜卷首一序乃
其大父桂林翁所作年過期頤訓其孫作詩貴實蓋知作
詩作文之要領且謂當推此實於言行則其學識知所根
底非但文士見趣而已世之訓其子孫而能若是者幾何
人哉聞翁九十有五時人以衛武公日誦抑詩自警之事

美之武公固未易及然抑之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又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其慎言慎行至矣翁以實其言行貽孫謀殆亦武公之意與劉氏祖孫壽而德少而才一家有二端焉天之厚於其家必有由也翁字叔正長吾父三歲今一百有二鶚字楚奇與吾諸子之年相後先今三十有六予喜翁之壽敬之如吾父嘉鶚之才愛之如吾子於是書此而授之客以遺劉氏泰定乙丑八月翰林學士吳澄書

詩原諸性情非漫然而作也性發乎情則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禮義則事事有關名教所謂關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君而不亂豈非以發乎性情而止乎禮義者歟三百篇後有離騷亦詩之變也而屈子之九歌九章等作可以

追十五國風何哉以其去古尙未遠耳漢魏晉五言猶爲近古至唐變而爲近體若陳拾遺之感寓李供奉之清新俊逸亦變而不失其正者迨至杜少陵勃然振興光焰萬丈可謂集詩人之大成而忠君愛國之誠往往發於咏歌如曲江杜鵑北征諸什情有所觸感慨係之故雖光怪瑰奇千彙萬狀所賦各殊而知爲少陵之意李長吉之窮幽極遠獨抒所見而不出於長吉之心故吾論楚奇之作高處在陶阮之間非拘拘於文辭言以性情言之也其大父貴實之說乃作詩之要爲學之本古今之通議非余之所云云者余本所賦而言之也所賦不同所造自異能移其所賦之偏而歸之性情之正惟學者能之以楚奇無所賦之偏而有所學之正其詩至此不亦宜乎至順三年五月

翰林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書

桂林翁百一歲時喜其孫鶚之遠遊而能詩也親爲序其稿而以實之一字訓之能詞章華也慎言行實也因愛以致教使歛華而就實也溫柔敦厚使其孫油然而有得於其間人之樂有賢父兄如此臨川先生天下師表謂桂林之年與其父相若而敬之如其父謂鶚之年與其子之年相若而愛之如其子尚齒貴德固君子之事也鶚既能文矣苟無以承其大父詩道貴實之訓亦何以得此於先生之言哉余嘗聞諸孟子之說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能以作詩之實推而至於言事行道君親朋友之際無一而不體桂翁之言吾知其有進於斯乎鶚字楚奇與予同客都門旣讀其詩六體皆善信如臨川先生之言此

固桂林翁素知其孫者也翁去世已久楚奇進思其德故余又得推桂林臨川屬意之所在而發明之遂書其詩稿之後云翰林學士奎章閣侍講學士虞集伯生書

湖廣儒學副提舉劉君楚奇有詩一集乃祖桂林翁年一百一歲爲之序曰詩道貴實乃有佳處可傳旨哉斯言非期頤老人平生悟道於詩體驗極至出其至蘊以授其至親言豈至是哉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情欲信辭欲巧予幼受讀至是私謀諸心謂斯言雖未必出於聖人而實切於詩今之爲詩者情患不信故其辭不誕而戾於事卽僻而窒於理求其雅以正麗以則何可得也擬騷者失於怨而無據擬樂府者失於蕩而忘返此無他無情實故也予嘗執此以言詩世之工詩者不知信晚得桂林翁貴實之言

犂然有當於素志及觀楚奇作辭氣深妥境趣一真所謂
佳處可傳者真如乃祖之訓宜表而出之以爲後學刻意
於詩者之勸云應奉翰林院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學士歐陽元譔并書

予聞永豐劉氏有百歲老人將就見而往拜之入門見一
翁可六七十不知卽老人也一門羣從森然亦不知孰爲
楚奇也其後數年楚奇以老人銘屬筆於余余旣銘老人
愛楚奇楚奇有奇氣不知其能詩也又數年相見於維揚
楚奇將之燕而予不果如遼陽亦未嘗與論詩也又十年
楚奇以京畿漕幕來歸過余出其詩大抵平易圓熟而馳
騁之態崎嶇之氣有不可繫而羈者有不主故嘗自不可
掩抑何其能也予愧焉玩臨川先生序稱其六體俱善評

詩之中寓有敬老憐才有廣孝慈之意楚奇得此復何求
哉余愧不知楚奇亦由楚奇自負不眩本不求知於人其
能詩良有以也予嘗謂自古江淮財賦給天下大半而世
嘗南土無一有取爾也如楚奇者又何嘗焉雖然子益慎
重自愛毋忘乃祖之訓毋負臨川之望里生劉嶽申撰
劉虬序 永樂二十一年

周孟堅序 洪熙元年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 元至元刊本

元馬祖常撰

後附桐鄉阡碑 虞集撰

神道碑 許有石田山王撰

房記爲附錄一卷闕卷六至卷八三卷抄補

皇帝聖旨裏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照得近准本道廉
使蘇嘉議牒洪惟聖代治安百年當有奇才表儀群士其

謀論足以裨益國家其詞章足以黼黻皇猷人雖云亡文不可泯伏覩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馬祖常系出西州之舊族生爲中朝之偉人迨夫延祐隆儒之初首登貢舉甲科之選擢拜御史彈射柄臣左官開平幾枉遭其毒害屏居淮甸幸得際於休明遂代言于北門摘詞獨推其典雅及進官於南省取士皆稱其至公一佐薇垣贊畫機務四入栢府振肅憲綱俊髦由是而薦揚風化以之而淳厚遵大體而畧苛細務實學以抑浮華日邇清光屢橫經於廣內時承異數親賦詩於御前斯維儒者之遭逢宜傳其文於永遠擬合照依左丞王結例鈔錄遺文於淮東路學刊板傳布豈惟見科舉得賢之多實足彰國家右文之盛牒請照驗施行准此照得先奉御史臺劄付據監察御史呈切見故中書左丞文忠公王結博聞強記淹貫經史蓋由沉潛道義之旣篤敷歷臺閣之有年故其著述綽有淵源可以追配前哲模範後人本官位終宰執嘗在憲使如蒙比依學士元明善例將所著文集移文江淮拘該學校錢糧內刊行傳布于世不惟不負其才抑且有補風教具呈照詳得此憲臺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奉此看詳御史中丞馬資德所作文章遠擷班馬之英華近接姚元之步武如准廉使蘇嘉議所言刊板印行誠可範模其後生又能裨益于世敎申覆御史臺照詳去後至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承奉憲臺劄付仰依上施行奉此中丞馬資德其家見居光州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差人抄錄本官文集委自總管不花中議不妨本職提調刊印仍選委

官文集委自總管不花中議不妨本職提調刊印仍選委

名儒子細較讎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板傳布施行
先具依准牒呈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揚州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元五年九月日

故御史中丞馬公諱祖常字伯庸系出西裔延祐初設科
舉以兩榜取士公應河南鄉貢及會試俱冠右榜時已稱
公有文學初非以高科致儒名公志氣修潔而筆力尤精
詣務刮除近代南北文士習氣追慕古作者與姚文公燧
元文敏公明善實相繼後先故其文詞簡而有法麗而有
章卓然成家其在禮部爲尚書在中書爲叅議在御史臺
爲治書侍御史中丞在樞密爲副使累階要官自奉清約
讀書刻厲如始學者雖一話言不苟及以病歸終于家大

夫士之聞者無不悼惜嗚呼篆鐘編磬浚乎其韻璫珎盪
琤栗然其光質古而文益奇以之考律呂之和資佩服之
華皆用於宗廟朝廷之上者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公實有而似焉公之家世勛閥具國史及墓碑太原王守
誠與趙郡蘇天爵在游從中感知尤多故爲序其文集至
元五年己卯九月丁巳中議大夫御史臺都事王守誠序
文章何與乎天地之運哉元化之幹流神氣之推盪凡以
之而生者則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嘗觀於禮與樂矣升降
揖讓周旋裼襲之容屈伸俯仰綴兆繁瘠廉肉之節文之
著也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
聖人之以禮樂爲天下也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世之爲
文章者蓋亦有出於此而已矣漢唐之治不及三代遠甚

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風者亦幸而際夫天地之
運之盛也趙宋鉅儒載道之書與歐會王蘇數子之文君
子於是有所徵矣而其運往治弛則凡以文鳴者皆靡然
若緒風之泛弱卉也我國家龍起朔漠運符羲軒淳龐大
雅之風於變四海士大夫爭自奮厲洗濯舊習至仁宗時
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用之浚儀馬公伯庸褻然以古
文擢上第聲光煜如清河元文敏公謂其所作可以被箚
絃薦郊廟天馬寶鼎諸作殆未之能優也公早歲吐辭卽
不類近世人語言古詩似漢魏律句入盛唐散語得西漢
之體嘗謂人學詩文固貴有師授至於高古奇妙要必有
得於天吾未嘗有所授而爲之計所嘗師者往往爲近世
人語言吾故自知吾之所爲者非繇有所授而然也蓋公

以英特之資而涵毓於熙洽之世自決科以來踐敷清華
至爲御史中丞其所際者盛矣則其文章又豈繇有所授
而然哉國家且益崇禮樂以對天地之景運能言之士幸
而際乎斯時則其所著當益有可觀者而美盛德之形容
以昭天地之至文則亦有賴於若人之爲者而公不可作
矣淮東憲使趙郡蘇伯脩甫彙公文藁若干卷將鈔梓以
行于世適旅至廣陵乃使綴一言於編端伯脩在成均時
公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碣石賦嗟賞不置伯
脩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
嘗知己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澆俗矣旅光州人而生于甌
粵延祐中公以襍事入閩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曰
閩中有陳旅者可與言文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己者矣追

念曩日與公晤言至夜分不休約他日還浮光爲我結屋
並石田山房暮年數往來相歡今則不然乃執筆序公遺
文於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涕泗之橫流也應奉
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陳旅序
昔者仁宗皇帝臨御天下慨然憫習俗之於文法思得儒
臣以圖治功詔興貢舉網羅英彥故御史中丞馬公首應
是選入翰林爲應奉文字與會稽袁公蜀郡虞公東平王
公以學問相淬礪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未
幾擢拜御史劾權貴人擅弄威福遂罷相位久之其人再
竊政柄左遷公尹縣開平實欲深中傷之公退耕浮光之
野泊然不以介意權貴人死復入翰林爲待制遷直學士
訓誥誓命溫厚典則有西漢風在禮部爲尚書兩司貢舉

選士專求碩學崇雅黜浮至順天子親見郊廟裸獻禮文
多公裁定及爲臺臣端重正大百辟鎮肅議論廊廟有關
於治體一時薦拔皆重厚清慎之士公少嗜學非三代兩
漢之書不讀文則富麗而有法新奇而不鑿詩則接武隋
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爲之一變公之先出雍
古部族世居天山殆入中國數世宦學不絕至公位益光
顯嗚呼我國家龍奮朔土四方豪傑咸起而爲之用百戰
始一函夏干戈旣輯治化斯興而勛臣世族之裔皆知學
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盡夫脩身事親致君澤民之術是
以列聖立極屢降德音興崇庠序敦延師儒非徒爲美觀
也至于仁皇始欲丕變其俗以文化成天下猗歟盛哉觀
公治行卓偉若此則祖宗取材作人之效豈第文辭之工

而已雖然非此無以表公之蘊公既沒其從弟祭院掾易朔出公詩文若干篇合天爵所藏共若干卷請于中臺刊諸維揚郡學嗚呼覽者尚能考公之行也夫及識愚之悲也夫至元五年己卯冬十一月朔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趙郡蘇天爵謹序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明景泰刊本

元雍虞集伯生撰

目錄後有重增目錄

嘉靖本散入各卷不另列所

增詩文散入各卷末或元本所無而鄭達增入者歟

鄭達重刊序

景泰七年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

明人抄本

元虞集撰

學古錄世多有之類稿則不之概見所載詩

文多有出學古錄外者錢氏補元史藝文志載類稿不著

卷數或未見全書歟未有門人吳彤編類門生重喜胡式點對臨川袁明善戈直重校三行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起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胄監容臺閒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歷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版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豪尚人之心亦無拘拘

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穹林葱蒨鬱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爲波濤試刺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卽爲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温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爲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哀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元爲序元惟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爲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附著姓名爲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而爲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歐陽元序

皇帝聖旨裏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廉訪使太

中牒嘗謂文以載道匪尚空言制作之興有關時運三代遠矣兩漢猶爲近古八代之衰文益弊而道益晦唐昌黎韓愈以天挺之資出而名世後學仰之如泰山北斗欽惟我聖元區宇光大治化休明時運之盛亘古所無而任制作之重亦必有其人焉伏觀前翰林奎章學士資德大夫虞集閱名家久居禁近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後韓子而繼出者士論有所歸矣其所著詩文若干卷前福建閩海道廉訪副使幹玉倫徒已嘗命有司鈔梓然字畫差小遺逸尚多撫州路乃本官寓閒之地如蒙移文本路詳加編錄大字刊行豈惟可以爲法後學實足以彰國家制作之盛牒請照驗施行准此看詳學士虞翰林所著文章詞華典奧追唐韓柳之風體制精嚴紹宋歐蘇之作俾鈔諸

梓以傳世實足模範於將來如准廉使太中所言允符公
論爲此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正官提調選委名儒
子細校讎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板施行先具依准
牒來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撫州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正五年五月日

憲司牒文具錄如右切惟監憲公嘉惠後學表章斯文憲
使憲副憲僉諸公道同志合相與署牒刻之臨川郡學而
憲幕經歷東平司君執中知事河中張君允中照磨保定
崔君文翼協贊以成其美焉惟賢人君子會合於一時俾
昭代文章永貽於百世猗歟盛哉撫州路總管詹天麟經
歷黃天覺謹識

道園遺稿六卷

元刊本

雍虞集伯生

闕序目及一二兩卷抄補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錄其季子翁歸
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一出如景星
鳳凰士爭先觀之爲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爲一
編然與學古錄所載時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無遺憾近
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中多
所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者予外姪克
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蚤夜不倦聞士友間有公詩文
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得凡七百餘篇皆板行
二集所無者遂分類編次爲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
藁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于吳江之金君伯祥

家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公至治間嘗識公于吳蓋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鋟諸梓觀其所好可以知其爲人矣噫昔虞公南來予以總角獲拜公於錢唐予從叔祖母家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部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渭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辭極淒愴且手跋於後者垂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克用集中可勝歎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雄詞健句膾炙人口者悉以收入則其所遺者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尚未已也予嘉克用之用心伯祥之好事且因其請而爲識于篇端云至正己亥夏五望眉山後學楊椿序

自昔文章家著述之盛其集有內外前後續別之分蓋由其體製有同異歲月有蚤暮故其編纂彙次之法各有所存然其文之可傳者雖片言半簡皆不得而棄置又復有所謂拾遺者也國朝一代文章家莫盛於閣學蜀郡虞公公之詩文曰道園學古錄者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天下學者既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其散逸遺落者猶不可勝計也其從孫堪乃爲博加討訪積累之久得古律詩七百四十一篇而吳郡金君伯祥爲鋟諸梓是編之傳其殆所謂拾遺者乎予嘗獲執筆從公之後而竊誦公之詩以謂國朝之宗工碩生後先林立其於詩尤長者如公及臨江范公蓋不可一二數也學者讀乎是編則知其殘膏賸馥所以沾丐後人者多矣今公已不可復作予是以三復是編而爲之永慨也抑公平生所爲文無慮餘萬篇今道園

錄中所載不啻十之三四而已然則并加討訪而使之盡傳焉豈非堪之志而予之所深望者乎是故昌黎之集成於門人河東之集託於朋友惟廬陵歐陽公之集其嗣人能致其力焉若堪之汲汲於此其亦可謂無媿於歐陽氏矣堪字克用一字勝伯好學有文能世其家而公之行能官伐已具於歐陽內翰所為碑銘茲不著至正二十年正月十日金華黃潛序

先叔祖學士虞公詩文有道園學古錄翰林珠玉等編已行于世然竊讀之每慮其有所遺落凡南北士夫間輒為蒐獵求之累年始得詩章七百餘首皆章章在人耳目及得之親筆者蓋懼其以偽亂真故不敢不為之審擇也惟先叔祖鴻文鉅筆著在天下家傳人誦其大篇大什諸編蓋已得其八九此蓋拾遺補缺庶免有湮沒之歎方類聚成編以便觀覽而吾友金君伯祥乃必用壽諸梓以廣其傳命其子繆書以入刻伯祥之施不其永耶外有雜文諸賦尚有俟於他日云至正十四年五月甲子從孫堪百拜謹識

揭文安集十卷

舊抄本

茶竹堂藏書

元揭曼碩侯斯著 前有元史本傳後附錄遺文四篇首頁有葉氏茶竹堂藏書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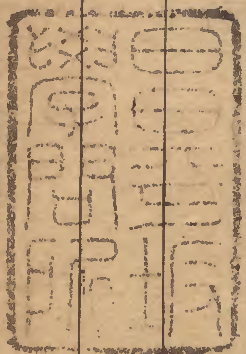
右揭文起上李秦公書止劉福墓志銘共五十七首今廣州所刻題曰揭文粹者是也此文楊文貞公家本題曰續錄蓋公嘗錄文安他集此則續得之多能補他集之闕但不知其何從錄得也惟文安遺文在人間者尚不少茲用

虛紙四十番於此文之後偶有一遇當亦錄附焉成化丁亥歲八月十二日涇東道人識
王氏手跋曰揭文安集十卷歲已丑得於崑山葉氏後有文莊先生名號圖記意謂文莊時舊本每焚香讀一過卽什襲而藏歲壬辰初夏構書于甫里之高陽氏丹臣許兄慨然出揭集眎予乃以繭綿紙紅格書寫紙墨俱古校對文目與予藏本無異共計九十一葉獨不分卷帙書頭多改字後有文莊親筆跋語因錄增此集之後復假歸細校改注增損計二百一十有三字蓋丹臣壻于葉故揭集亦得之葉乃知丹臣之書爲葉氏初本此本蓋校後復錄亦文莊時物也初本又有白紙別錄雜文四首並鈔附後康熙壬辰蓮涇後學王聞遠識於孝慈堂

揭曼碩詩集三卷 影寫元刊本

元揭傒斯撰 門生前進士燮理 清 可化校錄 目錄後有至

元庚辰季春日新堂印行一行 錢氏 補元史藝文志有揭傒斯詩三卷當卽是本孫慶增 玉照俱有印記



天保三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三終

藏書志卷三十三

三

愛日精廬

